

古韵隽为文学丛书

走进皇家后裔

黄河出版社

朱兴红 著



这里的每一寸土，每一棵草，每一滴水，在他的记忆里都是那样美那样亲切。尽管生不逢时，无缘亲眼目睹故乡古镇曾经渔舟闹春那一桃花红似锦，楫橹叩三春。鲤跃舟犁浪，网抛歌动云。万人空巷的盛况，但自记事起，也曾蹲在河岸高高的墙垛上亲见载有鱼鹰的渔舟或顺流而下或逆流荡桨。白驹过隙，岁月荏苒，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每每提及过往，儿时的那份天真、好奇、专注的神情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古韵隽为文学丛书

走进皇家后裔

黄河出版社

朱兴红 著



这里的每一寸土，每一棵草，每一滴水，在他的记忆里都是那样美那样亲切。尽管生不逢时，无缘亲眼目睹故乡古镇曾经渔舟闹春那一「桃花红似锦，楫槽叩三春。鲤跃舟犁浪，网抛歌动云」万人空巷的盛况，但自记事起，也曾蹲在河岸高高的墙垛上亲眼载有鱼鹰的渔舟或顺流而下或逆流荡桨。白驹过隙，岁月荏苒，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每每提及过往，儿时的那份天真、好奇、专注的神情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走进皇家后裔

朱兴红 著

黄河出版社

责任编辑：孙华锋
封面设计：品宇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进皇家后裔 / 朱兴红著. — 济南：黄河出版社，
2015.9

(古韵犍为文学丛书 / 段礼富，徐澄泉主编)

ISBN 978-7-5460-0744-1

I. ①走… II. ①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5098 号

丛 书 名	古韵犍为文学丛书
主 编	段礼富 徐澄泉
书 名	走进皇家后裔
著 者	朱兴红
出 版	黄河出版社
发 行	黄河出版社发行部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21 号 250002
发行电话	(0531) 82058166 82904707
编辑电话	(0531) 51687208
印 刷	成都市天金浩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880mm×1230mm 1/32 8.125 印张 2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60-0744-1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目 录 ／

引 子 / 1	
第一章 恼人调令 / 3	
第二章 约法三章 / 10	
第三章 往事如风 / 16	
第四章 跳进陷阱 / 25	
第五章 皇家后裔 / 34	
第六章 奠基风波 / 44	
第七章 榜样力量 / 51	
第八章 心乱如麻 / 59	
第九章 慈母心肠 / 68	
第十章 鸡脚无油 / 76	
第十一章 走出火坑 / 85	
第十二章 如锥疼痛 / 98	
第十三章 迫切期望 / 109	
第十四章 余氏家谱 / 117	



- 第十五章 雪中送炭 / 128
- 第十六章 妒火中烧 / 135
- 第十七章 诅咒地震 / 148
- 第十八章 离弦之箭 / 159
- 第十九章 夙愿终酬 / 170
- 第二十章 爱心传递 / 178
- 第二十一章 家庭裂痕 / 190
- 第二十二章 狗急跳墙 / 201
- 第二十三章 男人胸怀 / 212
- 第二十四章 狼狈为奸 / 220
- 第二十五章 人间真情 / 228
- 第二十六章 停职反省 / 239
- 尾 声 / 248

后 记 / 256

引 子

公元1162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以一声石破天惊之大啼来到人间，来到蒙古大草原，成为马背上的一员。据史书记载，成吉思汗出生时，头角峥嵘，双目炯炯有光，手握赤血，其色如肝，其坚如石，呈吉祥之兆。有谁知道，日后他会成为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军事指挥家，成为惊天地泣鬼神的旷世英雄。英雄巨手一挥，万千铁马金戈汇集成滚滚洪流而叱咤风云，所向披靡，不可阻挡。统一蒙古，西夏称臣，怀来决战，横扫欧亚……成吉思汗的尊号响彻了整个漠北平原，响彻了整个世界。其经天纬地的雄才大略数百年来被人传唱，经久不衰。1995年12月31日，美国《华盛顿邮报》评选成吉思汗为“千年风云人物第一人”。成吉思汗不愧这一称号。他缩小了地球，拉近了世界。在短短四十多年间，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连续发动了一系列西征，建立起庞大的蒙古帝国，将东方和西方连为一体。有谁知道，成吉思汗如陨星坠落，长眠于不儿罕山的起辇谷百余年后，也就是元朝繁衍至顺帝时，诈降元廷的朱元璋借元廷势力一举剿灭红巾军，便趁顺帝听信藩僧淫术肆意玩乐不理朝政之机突然倒戈反元，向元发起全面进攻。朱元璋自占领大都（北京）建立明朝，立即发布了“驱除胡虏，恢复中原”的政治纲领。南平王铁木健之九子一婿属元朝勋臣，自然是被驱除的对象。为避满门抄斩之祸，他们不得不离乡背井，亡命天涯，改名易姓。1996年，在川南某县一个叫杪楞树村的边远山村，



一个叫余至全的老人向县志办提供了一部扉页发黄的线装《余氏家谱》，证明他们就是蒙古族奇渥温·孛儿只斤·铁木真成吉思汗的后裔。

他们先辈铁木健（第五代祖，元封南平王，后封殖湖广，谥号显宗）前妻弘氏（原名吉刺丹珠，赐封金花入诰一品夫人）生有四子，取名秀一至秀四；后妻张氏（赐封金花入诰一品夫人）生有五子一女，子取名根五至根九，女名寿英。儿子女婿均科举中进士，四个官至太守，五个官至尚书，一个官至侍郎，这便是民间广为流传的“九子十进士”。此事，各种版本的家谱和书籍均有记载。杪楞树村的余氏家族属根九公余德兴支脉。尽管世事沧桑，斗转星移，数百年沧海桑田，他们依然没有忘记那一脉相承的血缘，无论是谁都会由衷地从心底发出一个相同的声音：我们是蒙古民族的子孙，我们是成吉思汗的后裔！曾经显赫一时的皇室贵胄易为他姓，藏匿穷乡僻壤数百年，好不令人唏嘘感慨。又有谁知道，多年以后的2014年，一个曾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在农业科技领域成为像袁隆平一样蜚声海内外的农业科学家——临溪镇代镇长杨一凡，走进了贫穷落后的杪楞树村，走近了质朴得如一方没经一丝雕琢之天然璞玉的皇家后裔。虽连连遭人暗算，诬陷，面临家庭裂变，但他依然以饱满的工作热情与奇渥温·孛儿只斤·铁木真成吉思汗的后裔们同欢乐、共命运，实现他们炸岩筑路，建设新村，走出手爬岩，走出深山，走向富裕的梦想……

第一章 恼人调令

2014 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

刚进入 3 月，银河边沙滩上的芦苇经暖融融的春风轻轻一拂，枯黄的颈巅上渐渐就抽出了点点醒人眼目的新绿。清澈的河水缓缓流淌，宛如玉带绕城而佩。对岸云峰山上，棵棵桃树迫不及待绽放花蕾，纷纷争先恐后将艳丽的粉红高高举在了头顶。远远看去，像燃烧的火焰。桃花朵朵，灿若云霞；美女如云，艳若桃花。当今的“崔护”一个个春风满面，与“人面”花下邂逅，再没有谁发出“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那看似快意实则无比失落、惆怅的绝唱。

昨夜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春水初生，乳燕试飞。姹紫嫣红，五彩缤纷。一个妩媚多姿，生机勃勃的春天真的来了。

然而，任竖耳盈鸟语，举目满青枝，杨一凡的心情却怎么也美丽不起来。

自从去年 11 月，他的“川丰 2 号”玉米繁育试验获得巨大成功并经省报报道后，往日平静得如一团死水的农业局宿舍大院霎时风生水起热闹开来。人们聪慧的大脑经过对该技术产生的经济效益与媒体宣传的力度详细分析、研究，进而结合他参加工作 7 年来连续三年获得省府、省农牧厅的多项奖励以及他正值青年阶段的年龄得出结论：农业局水太浅，养不下他这条鱼，要不了几个月，就会被上面一纸调令调离农业局前往他处高就。



对人们善意的不带一丝讥讽意味的“结论”，杨一凡自冷暖如常，没有半点踌躇满志。一句话，他此生无意仕途，不愿为官。他认为自己虽属某些人眼里的书呆子，可并不迂腐，也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但却皆因性格直爽且遇假生厌见谗生恨，没有大肆渲染、吹嘘自己而毫不脸红的本领，更不会也不愿倾力借助孔方兄的神通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其二，人道官场如战场，虽不见刀光剑影，金铁交鸣，但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或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或同流合污为所欲为的陋习代有传承，人生道路千万条，他干吗非得闯进去左冲右撞弄得头破血流，一身伤痕？其三，纵目官场，“许三多”（钱多、房多、情妇多）多如牛毛，人们无不对其恨之入骨，呸呸连声中不仅本人被骂个狗血喷头，而其毫无印象的祖宗八代泉下也耳根滚烫一脸蒙羞不得安宁。虽然，这些个“许三多”在广大党员干部队伍中只是沧海一粟，但一颗螺蛳可坏一锅汤，他岂能为一时“功名”置身其间，给已故母亲招来骂名！其四，前车覆，后车鉴，他会步汤兵的后尘？汤兵是他的老站长。4年前，也就是在他参加工作的第三年，汤站长下派到白云乡担任副乡长，接到调令时，他的一脸灿烂不知让多少人嫉妒得两眼滴血。而他们几个阅历尚浅，社会知识几乎等于零的“青勾子”不知深浅，真以为初入仕途的老站长此一去便会一发不可收地节节登高，鹏程万里，因而高兴得不得了。在他们眼里，老站长不仅为人诚恳，工作积极，任劳任怨，思想上进，而且还是临溪茉莉花之父。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临溪镇今天的十里茉莉，十里花香，更不要说获得“中国茉莉之都”的美誉。临溪茉莉能有今天之规模，能获得如此殊荣，凝结了老站长多少的辛勤劳动和心血啊！2005年秋，时任临溪茉莉花专业技术员的老站长在调回县农业局前，根据他自己14年来对茉莉花生长特性和栽培技术的潜心研究，并结合临溪温、光、水、土、气等自然条件以及本县茉莉花朵大、瓣厚、洁白、香浓等绝佳品质，倾其心血撰写了一

份《关于建立银河县临溪镇茉莉花基地的可行性报告》。此报告得到农业局领导和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立即送报了省农牧厅。2006年4月，通过省市有关专家、教授论证，临溪镇批准建立省茉莉花基地。尔后，国家农业部、省农牧厅、省计委多次拨出专款用于茉莉花基地的建设。经几年发展，茉莉花种植面积大增，产量大增，一跃成为临溪镇的支柱产业。想想，老站长功劳如此巨大，贡献如此巨大，他的仕途能不平坦，官运能不亨通么？因此，他们认定老站长今天下派白云乡任职，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他们站来说都是一件值得大庆而特庆的大喜事。想到老站长上有老下有小经济非常拮据，于是，他们几个下属便你一百我两百地筹了近千元，去银河最高档的凌霄大酒楼大办了一桌。那天，老站长热泪盈眶，感动得不得了，生平第一次喝了个酩酊大醉。到临去白云乡那天，在老站长即将上车的时刻，他们哥几个几乎用尽了所有祝福的语言，真心希望他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前程似锦……可结果怎样呢，两年过去，老站长除了带回一张好似经大漠罡风蹂躏得极其粗糙且黝黑的脸外，什么也没有。有人说，他的无功而返，只在他一根肠子通到底，玩不来假大空。只知埋头苦干不知表现自己，更不识左右逢源、阿谀奉承之要义。老站长折戟沉沙回到局里，有损他人格的流言蜚语便接踵而至：什么“看似头发稀稀精明睿智，实则一副猪脑子”啦；什么“说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根本不知人间还有含蓄之艺术”啦；什么“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滥竽充数尽给农业局丢脸”啦……如此刻薄，挨着谁，不气得吐血？经此沉重打击，老站长一下苍老了许多。事后，仕途失意的他感慨万端地对他们说：纵目官场，众生来来往往如走马灯，无不巴望修成正果名列仙班，然仕途曲折蜿蜒，根本没有一条坦途直达凌霄宝殿。譬如，你胸怀大志，立志当个像海瑞或包青天或焦裕禄那样为民造福的好官，可是难啊，难啊！你不仅要有坚定的决心、信心与一腔凛然正气，还

须身披甲冑，去提防、抵御来自不同方向的糖衣炮弹和骤如飞蝗之暗箭。试想，你见钱眼不开，见色心不动，遇着“老子”不知孝敬，碰见“孙子”不知言爱，如此的“一意孤行”，如此的“离经叛道”，这还有好么？当然，但若同流合污为所欲为，结果自然也不会太好，一旦东窗事发，冰冷的牢房绝不会因为你的参与就显拥挤。官场一遭，累啊！只可惜，唉……瞧着有气无力的老站长，杨一凡暗暗发誓此生决不踏入仕途半步，好好潜心农业科研，力争做个像袁隆平一样蜚声海内外的农业科学家……

然而，事与愿违，杨一凡最终还是身不由己得掉进了泥淖。

3月12日，也就是马航MH370飞机失联的第四天早上，他刚到局里，就被通知到县委组织部谈话。消息波澜不惊，似乎早已在人们的预料之中。

“两会”虽然过去好多天了，但宽敞明亮的街道两旁，一幅幅如“全面实现小康宏伟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等极是凝聚人心鼓舞斗志而大振国威的标语仍十分醒目。

心不甘情不愿地赶到组织部，部长老成极其严肃认真但又不失友善地对他说：“小杨，根据你在农业技术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县委县政府决定调你去临溪镇。”“临溪镇？”他一听，惊到一下从沙发上弹了起来。老成很是不解地看了他一眼，问：“怎么啦？”“我……成部长，我，我不想离开农业局。”“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钟爱自己神圣的事业，这一点，我非常理解。可是，小杨，你去临溪，不是更能发挥你的特长，更有用武之地吗？”“这……”“小杨，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咱们共产党员恐怕更不应例外吧？”老成一脸微笑，继续道，“这次调你去临溪镇任党委副书记并主持镇政府工作，无疑是给你肩上增添了重担，但县委县政府相信，你是完全有能力担起这副担子的。当然，去临溪工作，肯定没有在农业局那样单纯，



下乡更是家常便饭，一句话，很辛苦。不过，我们有所付出就有所收获。多与人民群众接触、了解，我们才清楚他们需要什么。还有，这次去临溪工作，其性质，环境、对象肯定与你在农业局工作有所不同，因此要调整思路开阔视野。我们的目光不仅仅要关注农业、道路基础改造、新村建设，还应关注环境治理和工矿企业的发展等等。另外，到了新的岗位，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团结同志，搞好上下关系——注意，我这里说的关系绝不是一团和气。是真理当信服，是错误必抵制。镇党委书记白如雪虽然是个女同志，但她责任心强，作风严谨，很有领导才能和工作魄力，用一句从古至今都不落伍的时髦话说，那真是巾帼不让须眉。下去后，希望你们精诚团结，爱岗敬业，恪尽职守，一道好好为临溪百姓服务。”

闷闷不乐出了组织部，一想起将要在白如雪麾下拿碗添饭，杨一凡心里一股气便直冲脑门。他和她之间有一段好深的爱恨情仇啊！

10多年前的某一天，他身边突然来了一位亭亭玉立的漂亮女生。当老师叫她自我介绍时，他才知道她叫白如雪，才知道她与他是同乡，她家在临溪东头，他家在临溪西头。白如雪不愧白如雪，裸露在外的脸、颈、手，真的白如寒冬漫天飘飘洒洒纷纷扬扬的雪花。她白净、漂亮，却一点也不矜持、孤傲，因而人缘极好，无论男女同学都十分亲热地叫她雪儿。他第一次叫她雪儿，她那张脸红得真像颗熟透的苹果，让人骤然泛起一股想啃一口的冲动。他第二次叫她雪儿，她对他甜甜一笑，说她很早以前就知道他叫杨一凡。他第三次叫她雪儿，她将赧红的脸埋在桌下，悄悄递给他一张紧紧包裹着少女春心萌动的纸条……白如雪虽然拥有无数女孩渴求的美貌、白净，吸引了不少校内校外异性眼球的专注与青睐，但却没有给她带来更多的福音。那年高考，她以3分之差名落孙山，与大学失之交臂。

与大学擦肩而过的白如雪气得晕头转向，整日哭成泪人，

样子着实楚楚可怜。为了安慰她，他在接到西南农业大学录取通知的第二天早上去了她家，对两眼红肿如桃的她说了一大堆关切的话，鼓励她从头再来。她很感动，拉着他的手抽泣了好一阵，之后，要他陪她去峨眉山散散心。他很爽快地说“行”，接着回家匆匆带上行李与她上了路。当天下午1时许到达万年寺，稍事休息之后，她就挽着他的胳膊走进层峦叠嶂的万木丛中。一路赏景餐秀，谛听鸟语，充分领略了峨眉山的曲径通幽与雄伟壮丽。登上金顶的第二天上午，早晨的一场沙沙细雨给他们带来了好运——一轮红日慢慢跃出茫茫云海，霎时佛光四射，气象万千……他们在心旷神怡之后拖着沉重而酸疼的两腿回到临溪，时已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他们没有回家，径直去了被临溪人戏称为“恋爱林”的竹海。他俩在靠近溪边的一丛葱郁的墨斑竹下相依相偎。头上，垂悬的竹梢与茂密的枝叶在晚风中轻轻呢喃；怀里，两颗年轻的心在扑扑狂跳，拼命碰撞，如两头不安分的小鹿。雪儿将脸埋在他胸前，一股少女特有的异香阵阵扑人口鼻，灌得他魂飘意荡。当雪儿突然间将她两片温热而湿润的嘴唇贴上他的唇时，远祖遗传在他身上的原始野性霎时复苏，往日平静流淌在胸腔里的血液跟着奔涌、燃烧。然而，正在他们懵懂的青春潮水就要破闸汹涌澎湃一泻千里的当儿，老天突然兜头咔嚓一声大喝，惊雷落地，立将他俩分了开来。“快走，要落暴雨！”他拉起如棉花一样软但不知因何忽然饮泣的雪儿，轻咬着她的耳朵发誓说一辈子爱她。她听了破涕一笑，说她也一辈子爱他……进入大学后，他们鸿雁传书，相互倾诉着情意缠绵苦乐相伴的缕缕相思。可是，就在他思念日甚之时，她却突然中断了往来。他接连去信，却一一如泥牛入海。不明就里茫然失措的他茶饭不思，失魂落魄，直到寒假回了临溪，才知她母亲为了让她能去镇上工作，强迫她与时任县委副书记、一个她八竿子都打不着的表叔的儿子王良志处了对象。受此沉重打击，他气得吐血，发誓一辈子恨她，一辈子



不见她……现在却要去临溪，不仅要见她，而且还要与她一起工作，你说这该有多尴尬？唉，冤家路窄！

尴尬也罢，路窄也罢，一点也不顾杨一凡感受的调令，还是在10天后正式下达了。

收拾好东西，他本想向领导简短告个别便滚蛋的，不想遇上成部长第二，扎扎实实地又受了一番岗前培训。局长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一凡，在咱农业局，你是骨干，让你走，我是一万个舍不得，可调令难违，不得已只好忍痛割爱。你现在虽然工作性质变了，但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希望你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仍然像在农业局一样爱岗敬业，好好施展你的才华，干出一番成绩。自从汤站长从白云乡回来后，有人就说我们是书呆子，只知埋头做学问，不懂为官之道。我就不信这个邪！什么是为官之道，我认为就是前人说的‘造福一方’……”

“谢谢局长！”

不过，局长最后那句“好好干，实在不行还回局里，咱欢迎”的话倒还受听，真的让杨一凡感动了好一阵子。

第二章 约法三章

与领导和同事们一一话别之后，杨一凡拿起手机准备给妻子杜惠打个电话，告诉她现在就要告别县城回临溪工作，让她有个思想准备。电话通了，他刚“喂”了一声，突然想起杜惠的唠叨，连忙挂断了电话。唉，关于调动的事，他还从没向她说起过，现在……前年春上，妻子就开始托人跑关系，一心想往城里调。当他发现“国民经济”严重紧缩时，才对她为了调动不惜血本一事过问起来……妻子进城的梦没有实现，他现在却要从县城回到临溪，万一命运弄人，有朝一日杜惠又调到县城，如此漂转如飞蓬，岂不又是牛郎织女隔河相望，期盼鹊桥飞架么？

回到临溪，已是夕阳西沉。

扑进家门，一见又已阔别五日的妻子，一切烦恼顿时烟消云散，上前一把将其搂在怀里，多情的手就在她高耸的胸部上轻抚开来。“门，快把门关上。”杜惠见大门洞开，羞得慌忙一下从他怀中挣脱开来。关了门，杨一凡回过身来，重又一把搂住两颊绯红的妻子啾啾亲吻了一阵，便将她一把抱起来，径直朝卧室走去。

“洗澡，你澡都不洗就，就，就……”

事毕，杜惠一边穿衣服，一边扭头对大口喘着粗气的杨一凡问：“你起先打我的手机干啥？”“没啥，就是想告诉你我要回家。”“你就不能回一句？”“我……”趁妻子的脸上还残留着



余欢，杨一凡连忙鼓起勇气告诉她说，从下星期一开始，他就在临溪镇上班了。“在临溪上班？”杜惠闻言，凤眼大睁，“真的啊？”“哄你是小狗。”“干啥，抓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说的啥哟，那是党委副书记兼代镇长的的工作？”“代镇长？唉，我看你真是个书呆子哟。人道人往高处走，你倒好，偏偏傻了吧唧地顺水往低处流。好啊，咱们就老死在这儿吧。”瞧着有气无力的妻子，杨一凡一时竟哑了口。本来，妻子是他唯一倾吐苦闷的对象，可现在……无奈，他只好强装笑脸，反过来对低垂着脑袋的妻子宽慰说：“这地方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整日赏心悦目心旷神怡的哪不好？再说，我回临溪，天天与你见面，夜夜与你相拥，再不过那五天才得一见的日子，这不正是你所希望的么？”“你，你就只知道那个。”“是的，我就只知道那个。”杨一凡嘴里说着，起身重又抱住了妻子。“去去去！”杜惠使劲挣脱开来，一边梳理着散乱的头发，一边郑重其事地对他说，“事已至此，咱再埋怨也无济于事，再说，作为妻子，我要是不支持你的工作，还算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么？不过，要我支持你的工作，得约法三章。”“请问哪三章？”“其一，人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现在，你大小已是官了，任职期间，不管明的暗的，咱一分都不能要；其二，届满，无论是功劳还是苦劳，你就得给我重返县城；其三，一定要自尊自重自爱，不准与异性过分亲密接触，更不准将不三不四的女人带进咱的家门。总之一句话，路边的野花你不能采！”“野花香，不采白不采。”“你采！”杜惠用劲揪住杨一凡耳朵，“我让你采，我让你采。”“夫人息怒，小生可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啊。”“今天是，明儿保不准就是一西门庆。你们个当官的，哼！”“当官的怎么啦？”“怎么啦，手里有了权，就胡作非为，为所欲为。近年落马的那些个贪官，个个堪称色中饿鬼，没一个不与女人缠在一起，有的甚至达数十个，简直是脑袋生疮脚底流脓坏透了底。党和国家赋予他们权力，是要他们做人民的公仆，为人民谋福祉，不